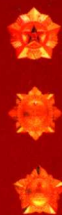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与



罗元生 编著
欧阳青

故乡十位将帅



军事科学出版社

毛泽东与故乡十位将帅

罗元生 欧阳青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故乡十位将帅 / 罗元生, 欧阳青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137-865-2

I. 毛… II. ①罗… ②欧… III. 军事家—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722 号

责任编辑:王耀甫

封面设计:蒲伟生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980 毫米 1/16

版次: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20.375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865-2/1·095

定价:38.00 元

目 录

“春秋三十匆匆过,风雨来时不一舟” ——毛泽东与彭德怀	(1)
“我们的谋法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毛泽东与贺龙	(41)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与罗荣桓	(86)
“难得粟裕,三次辞帅” ——毛泽东与粟裕	(113)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 ——毛泽东与黄克诚	(147)
“陈赓行! 可以当军长” ——毛泽东与陈赓	(172)
“同饮湘江水成人,同走一路上井冈” ——毛泽东与谭政	(195)
“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与萧劲光	(230)
“光达不负重望噢,中国装甲兵初具雏形。” ——毛泽东与许光达	(271)
“王胡子,你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毛泽东与王震	(301)

“春秋三十匆匆过，风雨来时不一舟”

——毛泽东与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清宗(彭德华)，湖南湘潭县人。1916年入湘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组织、领导平江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过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1950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 井冈相见，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对彭德怀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成为俩人三十余年并肩战斗生活的开始。

1928年11月，井冈山。

平江起义后的彭德怀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手下的团长贺纯牺牲，伤病员增加，动摇逃跑者越来越多，人心浮动，粮草奇缺，妻子竟公开登报要求脱离关系。路在何方？彭德怀陷入了迷茫之中。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井冈山，想起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人。他要上井冈，要去找毛泽东，或许毛泽东能给他指明方向，摆脱眼前的困境。

在《自述》中，彭德怀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对上井冈山找毛泽东的感受：“我在1927年初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与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不行的。不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

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朱、毛红军成为红军的旗帜。我自己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问题。”

然而,上井冈山却是一条“崎岖”艰难之路!

在万载县,彭德怀受到预先得知情报敌军的打击,损失惨重,他不得不退至铜鼓,后又到黄金洞一带进行休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目的,他的队伍在何长工和毕占云的带领下到达宁冈,见到了朱德。第二天,抵达茨坪,在这里见到了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

“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说,“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彭德怀记了一辈子,成为俩人并肩战斗生活的开始。

毛泽东见到彭德怀非常兴奋,他早就听说过彭德怀这个响亮的名字,一见面更觉彭德怀直率、大方和朴质。当他得知是乌石峰人,离韶山相距不足百里,更觉亲热几分。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调动了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发动大规模“围剿”,声称要把红军“一网打尽”,把井冈山“夷为平地”。红军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

“你率红五军拖住敌人,掩护红四军,行么?”毛泽东无不担忧地问彭德怀。

彭德怀沉思片刻,坚定地对毛泽东说:“有六成把握。”

毛泽东这时心里安稳了许多。

井冈山的冬天,阴雨连绵,风冷雪寒,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全体指战员,凭借新修筑的简易工事,用竹钉和土木工具抗击百倍于自己的敌军,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敌军猛烈的炮火面前,彭德怀和战士们用马刀劈砍山坡上的毛竹、树丛开路,艰难地夺行。为守住井冈山,他们一夜行军140余里,一举歼敌600多人,赣南群众称彭德怀的部队是“长了翅膀的神兵”。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掩护了红四军,第二年4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终于于瑞金第二次胜利会师。

在战火的考验中,毛泽东开始对彭德怀刮目相看了。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很快获得了新生,毛泽东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失去很久的主动权,渡过赤水河,攻克娄山关,压抑已久的毛泽东,兴奋地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吟唱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而此刻作为红军主力的红三军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信心和希望,彭德怀率领他的士兵跑步前进仅比对手早几分钟占领娄山关的行动,给初掌军权的毛泽东送来了捷报。红军的转折开始了: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部队乘胜作战,再击溃黔军3个团,使国民党损失5000人。蒋介石承认自己这次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

大辱”。

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由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险些把长征的一切胜利毁于一旦。

1935年6月中旬，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作为先头部队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前来迎接的部队相会，两支兄弟部队的官兵激动不已，大家团结友爱，沉浸在会师的喜悦之中。几天之后，毛泽东也来到了懋功，在这里见到了带队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毛泽东与李先念亲切交谈，商讨部队会合后的有关事宜。

可是，张国焘却在战友们会师喜悦的气氛中投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他不同意中央继续北上建立川甘陕根据地的主张，强调种种困难，主张向川西北方向进军。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张国焘“立即赶至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好不容易从红四军总部驻地南下会见毛泽东时，根本不把毛泽东放在眼中，孤傲的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中没有人赞成他向川西北方向发展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想拉拢部分干部，以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国焘派人找到彭德怀，了解有关会议的情况，并以请吃饭、给部队补充兵力甚至派人给彭德怀送钱物和银元等手段，向彭德怀进行“感情”攻势，然而，彭德怀对这一套嗤之以鼻。在他眼里，张国焘的做法是典型的军阀把戏，他根本不买张国焘的账。

野心膨胀的张国焘一意孤行。他不顾中央电令的劝告，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再也不肯继续北上，并寻找种种借口作为按兵不动的理由。

彭德怀有些担心。他考虑到红一军、红三军是拥护中央坚持北进的，但现在红一军已走了几天，如果四方面军的部队在张国焘的严令下，强迫三军南下，如不服从，就可能被解散。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毛泽东，并问是不是可以先发制人，扣留人质逼使张国焘就范。

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的办法。但他也清楚张国焘执意南下而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因此，决定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先行北上。

彭德怀率红三军走在北进队伍的最后面。

当北上的红一、三军到达俄界之时，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党籍，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这样做。

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对张国焘恨之入骨，也主张开除其党籍，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原则性太强，而灵活性欠佳。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另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5人团进行军事领导。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一次以平行的搭档关系共事,毛泽东从此对彭德怀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不久,红一、三军到达吴起镇,与红二十六军及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后,毛泽东建议“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并找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讨论了一个晚上后,决定打,大家认为由已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指挥最合适。21日,彭德怀率部利用吴起镇西南的高厚深沟地形击溃了马鸿宾部第二十五师骑兵团,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团和另外的三个骑兵团。

这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次大捷,从此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毛泽东非常兴奋,战后立即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战后写诗赠给军事指挥员,这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亦是两人间真挚感情的流露,更是自长征以来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战斗,同舟共济,克服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高兴地指着彭德怀说:“你这是临危请命,勇挑重担,德怀同志,你又为我分了忧哇!”走出窑洞,毛泽东自言自语嘟囔着,“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八年抗战的胜利,使历尽战火的中国人民向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历史性的一步。然而,蒋介石却要把中国人民再次推向战争的烟幕之中。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心里当然明白:你老蒋三封电报狠催人,不过装样而已,收买人心,你想我不会去,我却偏要去。你有两手,我也有两手,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8月23日,中共中

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谈了自己的看法。彭德怀在会上发了言，他对毛泽东的科学分析非常赞同。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彭德怀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担任副主席，彭德怀兼任总参谋长。两天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

毛泽东亲赴重庆，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国内外各大媒体纷纷认为，“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可国民党内部却乱作一团，蒋介石压根想不到毛泽东能被“请动”。

在谈判桌上，毛泽东临危不惧，以革命家宽阔的胸怀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重庆各界的名流与之畅谈，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在后方，彭德怀针对蒋介石抓紧运兵、加紧内战部署的阴谋，先后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北军事部署和破路等指示，强调“破路、破车、袭击、阻击、迟滞顽军前进，在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歼灭其一部至大部”，与蒋介石以谈判掩护内战准备的阴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的谈判活动。

很快，蒋介石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和谈协议，击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建立“和平、民主、团结”新中国的一片诚意。一时内战的烟幕笼罩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头上。

在蒋介石看来，他有 430 万军队，有足够的资金和武器，还有美国人作为后盾，对付只有 120 万正规部队的解放军不会有什么问题。在蒋介石眼里，三个月至半年结束内战不在话下。如何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在军事上，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一般是运动战”，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政治上，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在经济上，必须作持久的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挥下，解放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气势汹汹的蒋军处处扑空，如重拳击棉花，徒唤奈何。而当他们稍有松懈时，人民解放军便以几倍的兵力围上去，将其吃掉，到 1947 年 2 月，国民党军队损失达 71 万余人。

蒋介石恼羞成怒，决定调整战术，重新布置各战场兵力。他将西北的 34 个旅 25 万兵力组成南、西、北 3 个集团，以“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总部”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担任辅助突击，以胡宗南为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以达到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消灭延安附近地区西北解放军之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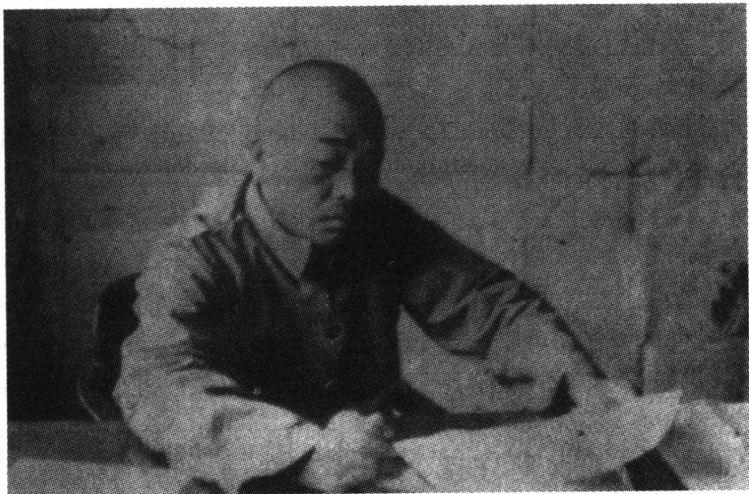
2 月 28 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将胡宗南召回南京，面授机宜。见到他的得力爱将、西北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蒋介石手拿着彭德怀的卷宗，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说：“彭德怀这个人你要好好研究，毛泽东把他挑出来作为你的对手，你可要小心一

些。”沉思片刻,蒋介石用那奉化口音对胡宗南强调说,“这个人有两大优点,一是忠于信仰,二是有帅才。我要是有了彭德怀,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会有这么壮大了。毛泽东很精明,他手下的一批猛将都能独当一面,你要多留神啊!”

蒋介石说的是实话。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想变彭德怀为自己手下的将军。他给彭德怀许诺,只要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事业,就保证其荣誉和报酬。结果,遭到了彭德怀的痛斥。

此时,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除抗战后期从晋察冀调来的教导旅和太行调来的新编第四旅外,调来的第一纵队及正在西渡的第二纵队都是新从晋绥军区过来的。全部野战军仅 6 个旅、2.6 万余人,与国民党军相比是 1:10。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加之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敌军,陕甘宁边区人口不足两百万人,土瘦民贫,野战军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很困难,对比之下敌军的后援补给却优裕许多。在这种条件差、装备差、部队补给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消灭。以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帮助其他的解放区战场,收复失地。

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必须有一位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来统帅军队,毛泽东在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一个一个战将的名字在他脑中掠过。贺龙虽是陕甘宁晋绥防联军司令员,可他不在延安。大多数的将领都在前线指挥作战啊!毛泽东把目光集中在彭德怀身上。



彭德怀在批阅文件。

3月8日，延安各界举行万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林伯渠、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相继讲话，彭德怀在讲话中列举了历史经验，阐述了我们一定胜利，敌人必然灭亡这一不可抗拒的规律。他自信而坚定地说：胡宗南的35个团，很有可能就在这里被“吃”掉！

第二天，彭德怀亲临前沿视察，他到延安南线金盆玉富县一线，对主要防御地带观察了地形，检查了工作，与前线指挥员研究了作战方案，返回延安时已是12日的黄昏时分。

12日，毛泽东在窑洞里一直等着彭德怀，他了解彭德怀的性格，但对他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没有把握。任弼时看出了毛泽东的苦心，还专门作了准备，准备万一彭德怀不同意时来说服他的理由。

彭德怀从前线回来后，踩着黄昏，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他立即把前线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和在座的周恩来、任弼时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做着记录。

汇报之后，彭德怀本想就西北野战军要有个统一指挥的问题向毛泽东谈谈自己的看法。可素来直来直去、快言快语的彭德怀这回却欲言又止。因为，在蒋介石全面内战发动之时，有一次讨论中，有人讲到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恐怕不好对付，彭德怀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再跟老蒋打几年游击，我只要中央给1个团的兵力，就能跟他打到底。”结果，彭德怀被指责为狂妄，要犯军阀主义作风。不过，光明磊落的彭德怀没有把这些放在心里；他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较这些。

“晋绥正在整党、整军、土改，”毛泽东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说，“贺龙同志忙那里的事，一时抽不出身来。再说，作为陕北的大后方，晋西北也需要他。”说完，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彭德怀一眼。

彭德怀好像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他快言快语地说：“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应该有个统一指挥。”毛泽东不停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在贺龙司令员来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是否暂时由我指挥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指着彭德怀说：“你这是临危请命，勇挑重担，德怀同志，你又为我分了忧哇！”

3月16日，就在胡宗南进犯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同一天，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名义下达了战斗命令，要求野战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5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而此时的胡宗南正在兵分两路向延安大举发动进攻。一路由整编第一军军长

董钊率领进攻固临县之临镇,另一路由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进攻富县,胡宗南亲赴洛阳督战,扬言要三天拿下延安。

兵临城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彭德怀,严肃地对部属说:“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就有负中央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同时,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战斗精神,完成毛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使命!”

3月18日,胡宗南部逼近延安城,城内能听到清脆的枪声,延安的机关和群众也已撤离完毕。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野战军领导,还在王家坪毛泽东窑洞开会,研究撤出延安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大家都坚持要毛泽东赶快撤离延安,可毛泽东固执地要求留下来,坚决不愿过黄河。他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和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

会后,彭德怀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他的窑洞,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都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彭德怀反复叮咛:“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临近黄昏,彭德怀见毛泽东还没有撤离的意思,他便径直地闯进毛泽东的窑洞,大声说:“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毛泽东却平静地对焦急不安的彭德怀说:“不急,不急,我还要吃晚饭呢!”彭德怀耐不住性子:胡宗南那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呆了,马上给我走!

望着心急如火的彭德怀,毛泽东还固执地继续往嘴里送饭,彭德怀无奈,想夺他的筷子却忍住了。转过身,彭德怀对警卫人员吼道:“你们马上收拾东西,给我赶快撤离!”

毛泽东皱皱眉,一声不吭地走出窑洞,自言自语地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走出窑洞,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彭德怀:“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把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3月24日,敌军向青化砭进犯,早已布好口袋的彭德怀高兴地对副参谋长王政柱说,“好哇!终于送上门来了,把这个家伙吃掉!”彭德怀的计划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批准。彭德怀亲自指挥5个旅的指战员从正面及两翼夹击,一步一步地把口袋口扎紧,激战1个多小时,敌人2900多人只好投降,这是毛泽东撤离延

安仅6天后取得的首战胜利，两天后，毛泽东兴奋地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一役，彭德怀采用的“口袋”战术，这是毛泽东自红军以来一直推崇的拿手好戏。对此，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三面包围战术已不能奏效，要求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对此像王震这样的高级指挥员尚有些犹豫，结果被直来直去的彭德怀狠狠地批了一通。“我们不能为了讨好而欺骗毛主席，虽然有人赞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我就没听他讲过他用兵真如神，我彭德怀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个老兵，我要对上级负责！”

毛泽东为彭德怀的真诚而感动。他不仅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而且对他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深为赞许。毛泽东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两人一个深入实际，敢讲真话；一个虚怀若谷，充分理解。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配合默契！

根据战场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条件的变化，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毛泽东认为“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须之路，”把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很快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从容地与敌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军1.4万多人，活捉1名敌旅长，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作战，为西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5月14日黄昏，边区5万余军民在蟠龙的真武洞召开了祝捷大会。彭德怀在大会上说：“陕甘宁边区和平了10年，被蒋介石的走狗胡宗南打进来了。边区军民坚决自卫。自3月19至5月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1个旅。现在入侵边区的蒋胡军尚有28个旅，如果以过去的速度推算，再有14个月，就将其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这是可能的！”毛泽东曾要求彭德怀每月歼敌一个团，而彭德怀平均每半个月歼敌一个旅，大大超额了。

★“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毛泽东讲完后，彭德怀站了起来，“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看要真正过坳，还要打几仗！”

1947年7、8月间，全国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刘伯承、邓小平率7个纵队越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在华北，聂荣臻部攻克了石家庄。

在全国全面战略进攻开始后的进军声中，7月中下旬，毛泽东在陕北大靖边县

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会议讨论了战略进攻，决定了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会后，中央军委决定，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营5人组成，彭德怀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

为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策应刘、邓大军的行动，彭德怀按中央军委决定，部署北上进攻榆林。而据守榆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傲慢狂言，“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一战结束陕甘问题。”

彭德怀当然不相信钟松的那番“狂言”。

8月9日，他向中央军委请求：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6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的部署。随后彭德怀得知钟松尚离榆林城有300余里，又决心改为先攻城后打援，10日、11日两次进行爆破和强攻无效，几日后，彭德怀决定撤离榆林，争取主动，另寻机歼敌。

主力部队撤离后集结在榆林东南米脂西北地区，并做出佯渡黄河的样子，让钟松上钩。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也离开了小河村，做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

16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途经佳县乌龙镇以东的李家庄。周恩来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中央不过黄河，毛主席仍然继续留在陕北。此时，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南面是天定河和敌军，中央机关和野战军被挤在佳县、榆林、米脂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十分严峻。

形势危急。素来以沉着镇定著称的彭德怀此刻也急得满头大汗。他摘下军帽甩在桌子上，一会儿看地图，一会儿双手背在身后来回快步地走着。他和参谋长急切地磋商如何保护好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最后彭德怀复电，建议中央机关向佳县以北地区安全地带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并立即派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前往乌龙镇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毛泽东十分信任彭德怀，非常支持彭德怀的指挥决心。只是这样转移，彭德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大军包围之下，既要保护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又要设法粉碎胡宗南的围攻，只得下这步险棋！

而此时，毛泽东指挥警卫部队冒雨抢渡五女川，18日晚到达佳县杨家园，为山洪所阻，不能向北转移，只好改为向西北方面冒雨行进，但仍未脱离险境！

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坐立不安，心急如焚。他一会儿在地图上察看着，心里计算着进攻敌军的路程，一会儿又对着地图沉思。周围的人都默不作声，连进出都

是轻手轻脚，因为彭德怀正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思考着战役部署。

当彭德怀了解到此时刘戡正带着 5 个旅由绥德以东的义合镇继续北上，不可一世的钟松，孤军深入，派一二三旅等部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时，便果断决定：歼灭三十六师，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彭德怀的决心和部署，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彭德怀断定钟松主力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之前，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18 日 3 时半，彭德怀下令“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两军交战后，刘戡并未增援钟松而继续北上，19 日占领佳县城、神家堡和李家庄。钟松发现解放军主力并未东渡黄河，就在他部队附近，便急令前梯队撤回沙家店。彭德怀分析敌我两军态势，判断钟松并未弄清野战军的意图，便决定适当地调整部署，以新四旅抗击回援的一二三旅。

19 日晚，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于明号（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 日 3 时，毛泽东亲自拟定中央军委名义复电：“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就在当天，彭德怀与毛泽东亲自通了电话，当得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指挥战斗。

21 日拂晓。杀声震天，地动山摇。

彭德怀下达了“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的总攻命令，如猛虎下山的将士们，将胡宗南与刘戡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战至黄昏，歼敌 6000 余人。

23 日上午，彭德怀在前东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亲自从梁家岔赶来参加。在会上，毛泽东饱含感情地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毛泽东讲完后，彭德怀站了起来，“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看要真正过坳，还得再打几仗。”

彭德怀就是这样，愈是在胜利面前愈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赓）谢（富治）南进。”22 日陈、谢大军西渡黄河，挺进豫西，威逼西安，胡宗南惊慌万状，急忙调兵南下，彭德怀挥军乘胜追击。

年底，二打榆林之后，彭德怀利用冬季战斗间隙，在部队开始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官兵的诉苦运动，树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和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部队普遍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提高了战斗力。12 月 25 日至 28 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客观地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

则”。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彭德怀在杨家沟立即召开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从方针政策上为西北开展新区和城市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和必要准备。会上彭德怀与毛泽东讲话的着眼点是完全一致的。

1948年1月底，彭德怀在米脂吕家沟再次召开旅以上干部会。

根据毛泽东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提出第一步的围城打援的战术攻击宜川。会议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灭援敌，再夺取宜川城，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种“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

2月下旬，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作战，包围宜川，把敌人压缩在东西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3月1日拂晓，发出总攻南海命令，战至第二天，全歼刘戡率领的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2.9万人。军长刘戡自杀，师长严明被击毙，旅长汉初被俘。

战后6天，毛泽东挥笔著文，称：此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次大胜利。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从北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4月22日，延安解放。全国各战场捷报频传……

转战陕北，共济艰危，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战友情谊再一次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彭德怀把毛泽东的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事后，在总结西北作战经验时，动情地说：“第二次打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足见关切之深。毛泽东对这段战斗生活亦终生难忘，在彭德怀部署战斗时，他亲自去听取作战讨论，而且抛却自己的化名“李得胜”，前往彭德怀司令部祝贺，从此“李得胜”就永远成为历史上的曾用名。

毛泽东对彭德怀大智大勇，不负众望，以少胜多的卓越才能和胆略有了更深的了解。

★毛泽东说，“不过我把你请回来，不是让你学写字，是要你作画！”
彭德怀笑了，“主席，您是不是让我作一幅解放和经营西北的画？！”

1949年4月28日清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郁郁葱葱的树木像是凝滞的绿色海洋，缓缓升起的朝阳，一点一点地染红了山峦。村庄，几片淡如轻纱的白云在辽阔的天际边飘荡，爱唱的百灵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自然界的一切充满旺盛的活力，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

山脚底下，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风驰电掣一般，车上坐着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他的警卫员。

彭德怀那双又黑又粗的浓眉下，眼睛透着严峻、刚毅的光芒。离开太原已经两天两夜了，他一直没合过眼。他困顿地望了一眼窗外，见农民们已在田野上耕作了，顿然神清气爽，困倦一扫而光。



彭德怀在查看西北地图。

2月17日，彭德怀离开西北前线，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4月24日，他和徐向前共同指挥数十万解放军解放了太原，结束了华北最后一个攻坚战。

刚刚开了祝捷大会，毛泽东便发去了电报，让他立即赶赴北京。

彭德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从来没有半折扣。从西柏坡到太原前行之前，毛泽东曾同他打过招呼：称太原战役结束，第十八、十九兵团归一野建制。在太原战役打响之前的一次兵团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彭德怀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之后，第二八、二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彭德怀细读着这份激动人心的“命令”，浑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他搓了搓手，喃喃自语：“又有一场好仗打了！”

此刻，毛泽东命他火速来北平议事，是不是与尽快解决解放大西北有关？！彭